

话说荡口真赏斋

| 邹炜 文 |

是日绿阴清昼，庭无杂宾，新茶初熟，尽阅所藏法书名画，恍然不知有身外事。昔东坡谓：静坐一日如两日。不知今日这适，当作几日也。

——文彭跋真赏斋藏《淳化阁帖》

1

陋居东北向，是鹅肫荡边经过拆迁后一览无遗的田野。

这一览无遗的所在，其间有个叫“沙泾里”的村庄，拆迁之前，村庄的名字就立在村口。还有一个平日无声无息、一到初一月半总能旺起香火的小庙。好奇心曾诱使我近前查看，只见墙上赫然写着“水月庵”三个字。这一切都在提醒我，这里应该就是周围名贤“相与徘徊，眺望于白沙翠竹、波光云影间”的东沙泾、水月庵遗址。

这不由人不想起华夏、文徵明的真赏斋和一画。

2

回到明朝，有个叫华夏的收藏家，从他的书斋一路向东到鹅肫荡畔，铺设起一条沙石小径，并自号东沙居士。而他的书斋，取了宋人米芾“平生真赏”之“真赏”二字，命名为“真赏斋”。

据《鹅湖华氏通四兴二支宗谱》记载：

“夏，字中甫，号东沙，国学生。师事阳明先生，有声南雍。遭疾辍业，建真赏斋以藏三代鼎彝、魏晋法书。本书有传。寿七十四，葬胶山。”

华夏(1494—1567)，字中甫，号东沙，嗜好收藏。他用于收藏书画鼎彝的真赏斋内，收藏了钟繇《荐季直表》、王羲之《袁生帖》、虞永兴《汝南公主墓铭》、唐摹《万岁通天帖》、周穆王《坛山古刻》、蔡中郎《石经》残本、《黄庭》《乐毅》《洛神》诸帖及颜真卿、蔡襄、黄庭坚、赵孟頫等大家之笔，还有其他珍贵图书、金石器物，数以百计。这些藏品在今日看来，无一不是国宝。当时的吏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为华夏题写了“真赏斋”匾额。

从古至今，大概所有文人心中都藏有一个隐居避世梦想。在华夏生活的时代，流行的趋势便是辟一间书屋，享闲隐之乐事。荡口与苏州接壤，鹅肫荡东西两岸分别连接苏州北桥和无锡荡口，真赏斋建在鹅肫荡边上，极大方便了华夏与吴中名贤的交往。因此，真赏斋对于华夏，与其说是避世之所，不如说是同道相聚之会所。又因为存放法书、古画、金石、典籍等无所不包的珍贵藏品，真赏斋更大程度上，是一间闻名于江南民间的博物馆，吸引着周边名士纷纷前往鉴赏。

文徵明在他的《真赏斋铭》里这样描述：

“真赏斋者，吾友华中父藏图书之室也。中父端靖喜学，尤喜古法书图画，古金石刻及鼎彝器物。家本温裕，蓄畬(zī shē,指耕耘)所入可以裕欲，而于声色服用，一不留意。惟图史之癖，精鉴博识，得之心而寓于目。”

可以说，华夏和朋友们的斋中聚会，都是建立在鉴赏收藏的基础之上。吴中才子祝允明，为华夏书写后

《出师表》于其收藏的武侯图上。而年长华夏十六岁的文徵明，更是其一生的忘年之交。

那些年，文徵明携子常来常往于吴中、荡口，在真赏斋中与华夏焚香品茗、读书燕谈。他说：

“余雅同所好，岁辄过之。室庐规深，度阁精好，燕谈之余，焚香设茗。手发所藏，玉轴锦帙，烂然溢目。”

文徵明之子文彭在《华氏阁帖合璧诸跋》里也说：

“余每造其真赏斋，必焚香盥手，尽出以阅，终日忘倦。盖余与中甫恭为书画友，每一见必各出所得所见，辄相比较量。自谓不在海岳、仲永、巨济之下，所谓功名皆一戏，未觉负生平者也。”

文徵明为华夏撰《真赏斋铭》、著《东沙集》，嘉靖元年刻《真赏斋帖》三卷。也许，让鲜有志籍记载的华夏留名后世的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文氏父子与一帖一画。

3

嘉靖元年(1522年)，华夏即将迎来而立之年。为了给自己前半生的事业做一番注脚，他邀请好友文徵明、文彭父子钩摹，章简甫勒石，将其所藏魏晋法书经典钟繇《荐季直表》、王羲之《袁生帖》和唐摹《万岁通天帖》，制成了《真赏斋帖》三卷。这在文徵明年谱中亦有明确记载。

文徵明的名声，自不必说。而刻石的章简甫，承家学，精摹拓，也有着很深的书法造诣。当时的书家如祝允明、王宠等人的书迹，都是由章简甫镌刻上石，而其中又以文徵明最看重章简甫的镌刻。

摹勒、镌刻都是当时大家名手，《真赏斋帖》便以绝对上乘的质量，成为明代首屈一指的法帖，流传后世。华夏和他的真赏斋，也因此名噪一时。

这样的精品，后来却不幸遭火而毁，只有少量拓片在世，人称“火前本”。后另勒新石，谓之“火后本”，但“火后本”也是少见痕迹。清乾隆年间，有心人士重新翻刻，称为“清刻本”。然而，这一版本也未能逃脱厄运，在某个特殊时期被人损毁，仅剩八块残缺原石，另有三块佚失。清刻本《真赏斋帖》现存于惠山古镇华孝子祠。

《真赏斋帖》代表了华夏收藏事业的巅峰。《真赏斋图》，则是他和友人回归生活的心境写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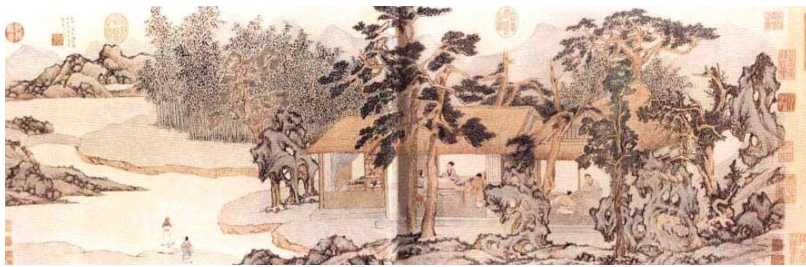
4

嘉靖二十八年(1549年)，早已过了知天命年纪的收藏家华夏，打算要为自己作点人生记录了。

于是就有了年过八十的文徵明，为其书斋所作的《真赏斋图》，但这只是第一版。

文徵明在图卷后亲题真赏斋铭有叙。华夏的另一位好友，书法家、篆刻家、藏书家丰坊，也为此写下数千字的真赏斋赋并序。

三年后，如前文所述，真赏斋遭火劫，《真赏斋帖》原石被毁。又过了五年，也就是嘉靖三十六年(1557年)，文徵明以八十八岁高龄，再次为真赏斋作画，那便是另一版的《真赏斋图》。



在当时的文人之间，流行请名家绘制“别业图”，都是呈现山水书斋和文人闲隐主题。文徵明的《真赏斋图》也一样，屋外山水林泉，斋中焚香品茗，这是当时文人贤士普遍向往的诗意生活。

真则心目俱洞，赏则神境双融。同样的题材，文徵明分别于八十、八十八两次作画，可见其与华夏之间的深厚情谊。

嘉靖二十八年本《真赏斋图》中，有茅屋三间——茶寮、收藏室和会客厅。客厅里，主人手握卷帙，与来客谈笑；茶房中书僮生火煮茶；收藏室书卷满架，桌案上摆放古琴。

就像文徵明曾孙、文彭孙文震亨，在他的代表作《长物志》里所说的的那样——

“构一斗室相傍山斋，内设茶具。教一童专主茶役，以供长日清谈，寒宵兀坐。幽人首务，不可少废者。”

“琴为古乐，虽不能操，亦须壁悬一床。”

茶和古琴，一般都是象征隐居文人的身份；满藏的书架，则暗示主人的收藏趣味。相较于琴、茶这类文人生活的共同追求，收藏更是华夏的私人标签。所以到了嘉靖三十六年的《真赏斋图》，文徵明隐去了琴与茶，而让收藏的书籍图卷成为主角，另外书桌上还多了金石鼎彝之器，这是不是绘者要有意强调好友的收藏家身份呢？

5

相比《真赏斋帖》，《真赏斋图》则要幸运得多，流传路上竟未有重创，图绘和卷后的铭、赋一起，以非常完整的姿态，呈现给了世人。其中二十八年的《真赏斋图》，收藏于上海博物馆，图卷引首便是李东阳题隶书“真赏斋”三字，图末题有“嘉靖己酉秋，徵明为华君中甫写《真赏斋图》，时年八十”并钤“文徵明印”。三十六年的《真赏斋图》，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图中楷书题有“嘉靖丁巳，徵明为中甫华君写《真赏斋图》，时年八十有八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二十八年的《真赏斋图》后面，还有书法家、篆刻家、藏书家丰坊为华夏所作的长篇巨制《真赏斋赋》。在1549年文徵明第一次画真赏斋图之际，丰坊曾在华夏家中停留了较长时间，为其考证藏品并写下了《真赏斋赋》。在这篇《真赏

斋赋》里，丰坊在陈述华夏收藏情况的同时，还花费了很大篇幅介绍华夏源流，指出华夏收藏的背后有一个以孝悌、仁义为传统美德的家族，这使华夏“志乎古而不同乎今”。丰坊的《真赏斋赋》是了解华夏藏品的重要资料。

史籍有关华夏的记载很少，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记录有华夏著《东沙集》，却不见流传。据传“真赏斋”在清咸丰年间毁于战乱，从此再无华夏真赏。但文献又确实记载了苏州文家与无锡华家的亲密往来。文氏曾在华孝子祠修葺完成后，为《孝祖祠岁祀祝文》作《跋语》，同时也为华氏家族撰写了大量的碑铭、墓志，包括华夏父母、祖父母的墓铭，均为文徵明执笔。

文徵明、文彭父子和华夏的交往，在留存的文集和信札中可见一二。

“拙文比已稿就，未及修改。偶夺于他事，逸迹至今。再勤使人，益深惶恐。望尊慈更展一限，月半左侧课成，送龙泉处转上，不敢后也。嘉饯珍重，领次多感，但河豚不敢尝耳。征明顿首中甫契家。初七日。”——文徵明集·致华夏信选。

“彭顿首书奉东沙契兄先生侍史。奉别以来，几易寒暑，思念之心未尝少置。追想嵩序，足下今年政七十耶？且闻有弄璋之庆，所谓无官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，乐当何如。……询问动静安好，深慰远怀。近日此间一友用钱二百收得柳公权书兰亭诗，……亦可以见天地奇物流传无间，但有造化者乃得之也。盛使一面即归，诸不能一一。若余溪家有人入京，不惜片楮，以慰愚悬。切恳切恳。六月廿日彭顿首。”——文彭致华夏信札选。

6

文徵明在《真赏斋铭》中说：“江南收藏之家，岂无富于君者？然而真贖杂出，精瑕间存，不过夸视文物，取悦俗目耳。”“江东巨眼”华夏和他的真赏斋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也许终将彻底消失在荡口人的记忆里。但坚守“初心”为“真赏”，是华夏和他的友人留给后人的精神遗泽，能让我们借以回到那个一眼望不穿的地方、那个繁华璀璨的时代，去看那些依然鲜活的面孔。和华夏密切相关的《真赏斋帖》和《真赏斋图》，是生长于天地间的，长久的生命。